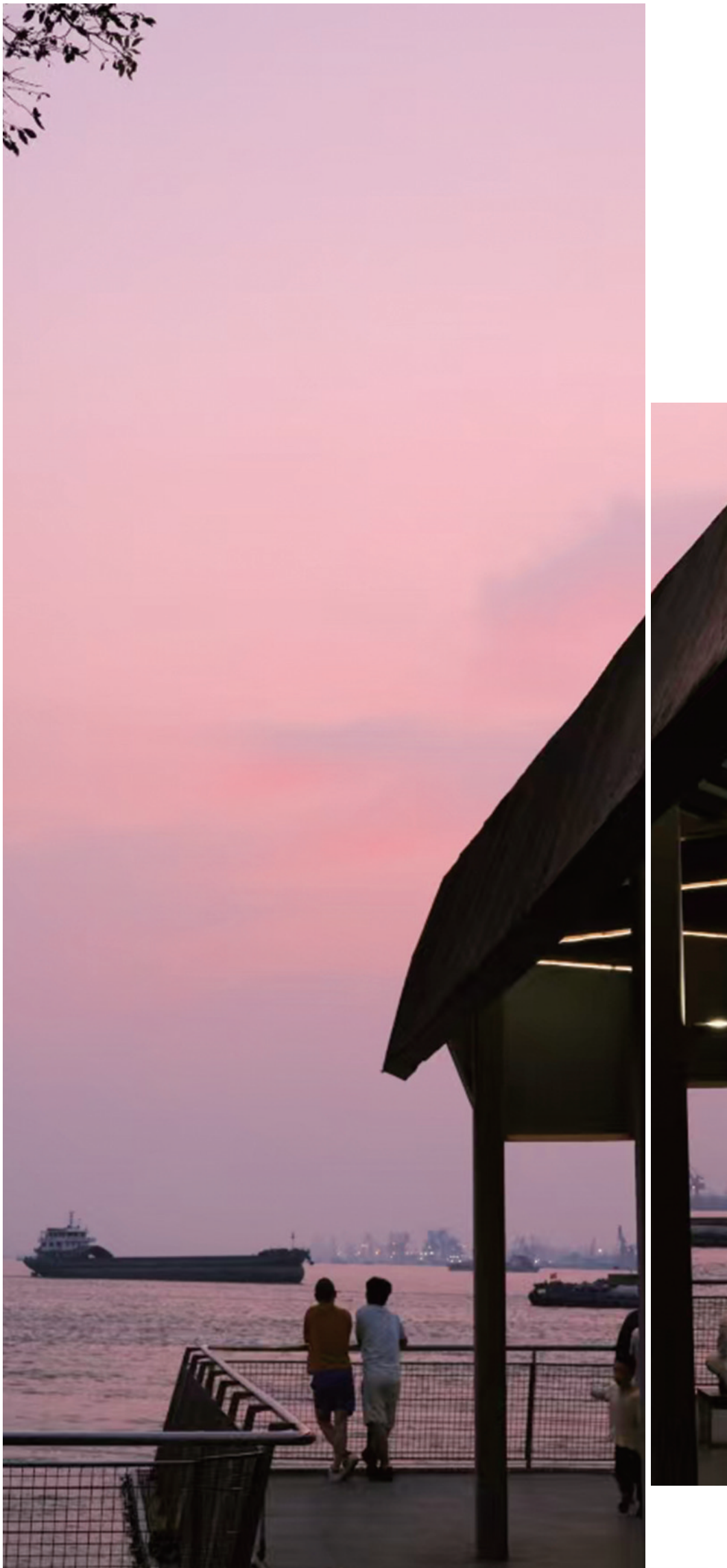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江阴：江南梦境

▽里拉

夜晚的汽笛声是度梦的尺
水淋洗过的月光
被江南的吃语细饊一尊
属于“她”的年轻肖像
在造船厂的夜灯橙黄的果肉里
一个制造梦境的人
开始打乱原有的语序
在钢铁与江水之间,这世上
至刚与至柔之物的相互奏乐中

细听彼此互文的部分
水濡湿的江阴,水浪中是
出发的桨橹,在抵达诗性江南的
梦境里奋力一挥
也就梦到了具体的地理
西横街、北门、夏港河、君山寺
《扬鞭集》《光明行》《徐霞客游记》
梦中的山河密布,连接
梦境制造者身上虚构的江河

江南惜物录

▽邬丽雅

时下来说惜物,我真有点不相。

只不过,我认为时代再发展,物质再富足,惜物、节俭,应该永远是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个国,树人立德的良善种子。俭,德之共,奢,恶之大也。

老一辈的江南人,惜物如金,他们贫,他们穷,他们瞪着眼、蹙着眉、拧着须,日里夜里甚至梦里,都在思考如何不花钱、少花钱,把家打理妥帖,把孩子培养成才,把日子过得滋润。我无法穷尽江南人惜物的创举,仅有几枚古老片断,总在我眼前鲜艳盛开。

西瓜皮

西瓜,是消暑的极品。江南的热,是燥热难耐。老人有句老话,叫“冷是私房冷,热是大家热”。这话到了现在,几乎无法理解了。那时贫富悬殊甚微,这话的意思是:冷,没有衣服穿冻死你是你一个人的事,人家穿暖的不觉得冷;热,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,只能大家伙一起死扛。没有冰箱,没有空调,没有电风扇。除去3分钱一支的冰棍,最最好的消暑品就是西瓜。

西瓜一早就早在井里了。

午饭之后,到下午三四点钟,是绝对不能下地干活的。除非你

活腻了。不信试试,汗流浹背,中暑的“魔鬼”正尾随着你。要是“小鲜肉”那嫩嘟嘟的小脚丫走在那时毒日暴晒的土地上,不燎出一串血泡才怪呢。

这时候能干啥? 保存体力,纳凉呗。搁一块门板在穿廊里,在屋山头,在大树下,悠悠扇扇,听听蝉鸣,心定自然凉。有卖棒冰的敲着箱子走过,一声声全砸在孩子的心上。孩子开始“牙疼”:我要吃棒冰,我要吃棒冰……大人怒喝道:吃坏肚皮,不懂吗? 吃西瓜!

西瓜这时就从井里水漉漉地提上来。恒温的地下水,让盛夏的西瓜冰冰凉,那真叫一个爽!

切西瓜了,要是刀子轻轻碰上西瓜,瓜儿瞬间裂开,那准定是个好瓜。要是用力切下湿湿的,那就难保质了。有的是厚皮品种,虽然难切,但瓜瓤依然还行,有的就里外不是好瓜了。那时流行一阵黄瓤的西瓜,叫什么“华东26号”。皮薄瓤黄,晶莹剔透,甜度也是非常好。只不过,没种几年,种子退化,黄瓤悄悄改成粉红瓤,甜度和水分也下降,软绵绵、酸唧唧。不久,华东26号“自取灭亡”了。

但是,不管红瓤还是黄瓤,西瓜皮一定是不肯丢的。吃完西瓜,用快刀把西瓜皮上牙齿啃过的牙印削去,洒一把盐,腌一晚。明天

依然毒日“烧烤”,那就好好烤西瓜皮吧。“烧烤”几天的西瓜皮蜷曲起身子,一副深度睡眠的样子。西瓜并不是每日都能吃上,主妇便仔细把能搜罗起来的皮积攒起来。待到有些可观,重新放回开水浸泡。浸泡的西瓜皮干,展开身子,这就可以细细切开,慢慢剁碎。“笃笃笃笃”,主妇耐着性子剥着瓜皮,再将剥好的瓜皮置碗中,加油、盐、糖、蒜、姜,文火慢慢蒸,每日做饭再回蒸。这时的蒸瓜皮,就成为一道经典美食了。

当然,菜肴紧缺的时候,直接将西瓜皮炒着当蔬菜吃,也是常事。只不过,炒着吃,就必须把瓜皮外头的“油漆”削去,那层东西,磕牙。

西瓜皮还有一种做法,也是不知肉味的。那就是浸酱。不过,要自家做的面酱、豆酱,买来的酱,无用。自家的酱,晒酱的时候一起晒进去。日日晒,天天露,直到酱服了,瓜皮也服了。那时,把酱瓜挑出来,搭搭稀饭,那个味道,脆、爽、香、甜,就连那层最讨厌的瓜“油漆”,也变成弹弹的“咬劲”,酱瓜皮,简直无物可以替代。

瓜瓤消暑,瓜子消闲,瓜皮消馋。浑格圆圆一大西瓜,两块钱买来的,倒使用出了四块钱的价值。这贼精的江南人!

(未完待续……)

钟情书简：在江阴：

▽里拉

给江阴投去一见钟情的书简
抛锚他的行色匆匆,只用一双眼晴
站在黄田港江岸小码头,一个行人
正生机勃勃,开始为行囊装进新花样
浩荡的水流一副孩童的面孔
在江阴,深感生命的绚烂
刚柔相济的腕力
忠义二字残损笔画里
还有八十一颗星辰呜咽的夜晚
大禹持一柄『耒耜』所经之地
一百四十回。他家世居夏港
著书《野叟曝言》,一写就写了
有不出门的夏先生
他回来时背负天光云色
行囊、徐霞客杖策从这里启程
是记忆的行囊
并暗示了鼓起来的肚腹
这比喻借鉴了史蒂文斯
奔跑的长江如河豚拱嘴
在暮春游动向海上的风帆
香樟树长出芳香的鳍

篆刻作品

江尾海头

▽武宝民



解不了的乡愁

▽陈均妍

“这周你回老家吗?”我打电话给亲爱的Jay。

“回的。”他趁着上班的间隙回复我。

“那么远的路你也回呀,请年假又没几天!”我有些顾虑。

“那就不回喽!”他带着调侃的口吻回答。

我有点迟疑地挂掉了电话,看着窗外的一片绿色。上次和Jay见面,受他邀请前往了一家米其林餐厅。店里大批量販售的迷迭香炒饭和精制牛排特别好吃。记得迷迭香的花语是神秘的海上灯塔。

其实,这些在外漂泊的时光并不算太难熬。从年初算起,我在这座被称为“东方巴黎”的大都市已经混迹了125天。今天就是第125天。当时想着能经常和Jay见面,可到了才发现Jay工作的地方在临港开发区。和许多他的同事一样,他几乎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回到城区。

餐厅的客人并不是很多。吃完饭,我俩便带着小孩到了F52的朵云书院,可能是因为休息日的关系,朵云书院里人山人海。大部分是到朵云书院参观的。朵云书院的预约攻略恐怕要登录大众

点评网获取。通常需要提前一周在公众号预约,也就是在放号之后就只得提前做好准备,第二天就只能抢到余票。抢之后剩余的票号是难上加难。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从书院旁的小楼梯可以去到上面的餐厅,这解决了很多外地游客的燃眉之急。朵云书院真的很精致,观景露台上前来参观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直接看书,也已经大饱眼福。而我今天既没有点菜也没有买书。

我们之前去过好多个城市,近些年才辗转来到这里。刚毕业的时候,我在北京的一家外资企业工作。那个年代,外资企业比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工资都要高,加上跨国公司管理制度完善,注重员工个性化职业发展,成了很多毕业生的不二选择。随着这几年贸易往来的不断深入以及本土创新和实力的发展,外资企业几乎已被本土企业在各个方面全面赶超。如今,我们似乎很少再问起那一年你是否去过欧洲,然后感到遥不可及似的羡慕。时代潮流猝不及防的变化,如同洪水一般推着我们前进。然而,小企业要壮大,大企业要转型,技术管理要升级,KPI追着油腻的中

年人,破事精英找地方歇脚,这就是经济转型期更多周围同事的状态。

说不上中年危机,毕竟好事总比坏事多。但皱纹不仅仅爬上额头,还爬得上膝盖;而脂肪不仅仅可以定量,还更经得起种植。谁能想到,20年后的今天,人们用手表打电话,喝零度酒精的饮料。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,如果你还在这个城市就一定会感觉得到。

然而,今天的我们,见面问的最多的却还是那几句:“你好吗?”“今年国庆回家过吗?”。乡愁的滋味伴随轨道交通的长度仿佛更浓了,从南边到北边,一天时间都花不到。长时间不回到家中,很多事情会被埋藏在记忆里,但却不会褪色。

乡愁于我,是秋天柔柔的白云和亮亮的露珠,还有稻子香;乡愁,是夏天巷子里的蒲扇和池塘间的莲花,还有和路雪;乡愁,是春天琅琅的书声和江边的号子,还有草鞋底;乡愁,是冬天的皑皑白雪和张灯结彩,还有小暖炉。

又到暑假了,总算可以带着孩子回老家,然后告诉邻居们我们在一线城市里经历的故事。

